

# 短篇小说 闹邪(中)

## 意如香

怵然。

突然间，女工房间里喊声大起，夹杂着凄咧咧的哭叫声，张云飞与男工们同时脚步杂沓地撞进房里去，只见“黛娜”手脚发抖，口喷泡沫，不断地声嘶怪叫：“还我情郎！还我情郎！……”

霎时间，大家七手八脚地把“黛娜”按住。“黛娜”还不断挣扎地喃喃自语：“冬冬冬，HANTU……HANTU……”

正慌间，男工ALIMIN在客厅里猛然怪喊，凄然惨叫，眼皮翻白，倒地不省人事。ALIMIN与“黛娜”是翁姑远亲，是工厂里的仓库工头。

爷爷闻讯赶至，一阵错愕。只见员工们个个脸色苍白，惊慌失措。爷爷睨了张云飞一眼，旋即分开众人，用手扒开“黛娜”的双眼说道：“快！快请长老来。”

一个隔邻爪哇长老及时赶到。在门口踌躇片刻，口里唸唸有词，随即蹑手蹑脚跨进屋里来。只见他一手按在ALIMIN的头上，另一手抓住“黛娜”的颈项。长老口唸不停，一把一把盐与米撒向四方，劈

劈劈响……。

忽然间，ALIMI蓦然惊起醒转了过来；“黛娜”也同时咧唇噗嗤一笑，恢复了常态。过后长老问他俩：“你们刚才发生了何事？”

“黛娜”撂一撂沁汗的鬃脚，恻恻吞声神秘兮兮地说道：“青面獠牙的女鬼强拉我去……”

“两个马脸山魔带着我飞天去”ALIMIN说得很认真，似乎怕人不相信地又加了一句“山魔说后会有期。一定再来！”

后来，那位爪哇长老语重心长地对爷爷说：“你们的三角形地段有邪祟，跪秘异常。你们开张时是否还没祭拜过？冲撞了山神……”

“怎么办？……”面貌清瘦的张云飞心慌意乱，一脸迷惘地望着爷爷发呆。

为安定员工心绪，第二天，爷爷特地敬请长老安排祭礼，遵从长老吩咐，斗酒只鸡，鲜花果子一应祭品拜祭一番。过后，还在三角形地段尾端慎重其事安上土地神龛，天天鲜花盐米准时奉祭，圆月十五更不忘了祭遵幽灵……。

可纵然如此慎重从事，“黛娜”还是如常天天晚上吊白眼，散着长发披肩蹇缩的身躯形态痴痴傻傻，疯疯癫癫喃喃自语：“还我情郎，索取云飞的衣服照片去……”

ALIMIN的梦囈谵语更加离奇：“工厂正遭恶人暗算，山神派我来护佑……”倒地不省人事时，抽搐着赤膊肚子里竟会鼓鼓作响。

张云飞夜夜被困扰，辗转反侧，忙得团团转。一会儿求籤拜佛，一会儿拜请法师保魂求安，诚惶诚恐，搅得形神枯槁神思不属，人更消瘦憔悴了。

爷爷安素能闲。被这后生仔一搅，也闲不下心了。起初，对那扑朔迷离的事故也分身乏术，半信半疑。信的是：那“黛娜”确有点邪门，那天爷爷在办公桌上看报，那粉光脂艳，鬓边簪花的“黛娜”走过来借阅报纸，爷爷只觉得“嗡！”的一声响，一阵香风悉悉擦过，似乎从左耳冲进又从右耳出，一股脂香粉腻夹杂着花气异味。爷爷内心里暗发了毛：“这小女子，当心！当心！”

疑的是：为什

么“黛娜”老是说要索取云飞的衣服照片？据乡间野老传说，拿了人家的照片与衣服，在密林荒坟处使法，那人会依从使法者所求，归依所愿，任其摆布。

事出有蹊跷，爷爷越发颇多质疑。厂里果真闹邪了吗？所谓“疑心生暗鬼”，许许多多似是而非的疑团就难于解说了。爷爷还是冷静自若地注视着一切，他心里暗暗琢磨：“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”，且静观事态演变吧。

到后来，“黛娜”的形态疯癫更加语无伦次，ALIMIN的发作更是不可思议，几乎每晚都滚地扭斗，说是与来犯厂的恶魔搏击，“杀退”犯厂的邪魔。俨然是工厂里的“护神爷”。发作过后总是喃喃自语：山神勒令“黛娜”与张云飞一道回山成亲去……。

他们每晚发作时，几闹通宵。员工们都被搅得心慌意乱，不知所措，个个嘟着嘴埋怨。有那胆小的“小茜”还曾多次被惊吓得当场撒尿……。

奇怪的是，清晨大白天，一切又恢

复正常，似乎未曾发生过事故一般。员工们包括“黛娜”与ALIMIN，个个都中规中矩，厂务正常运转，业务丝毫未受影响。

张云飞多次打长途电话通知薛老板，薛老板总是说，既然业务不受影响，可不必介意。一再劝请张云飞镇定安心，说有时间一定亲自来山城……如此一拉，事情总是没完没了，真是烦人多事呐！可故事再迷惑离奇，终究会有结尾的一天……

就在那放风筝的季节里，山城里风大，在风筝满天飘的一个早上，爷爷刚进厂，只见张云飞容颜惨淡，一脸惊愕地红眼里噙着泪，迫不及待话连连：“可怕了！太可怕了！信不信由你……”

说着摊开微抖的左手指，只见一堆玻璃碎片握在手心上。张云飞胆战心惊继续说道：“ALIMIN昨晚二更过后又滚地搏杀，满身伤痕累累，躺在地上呼喊呻吟。后来，从他的肚脐里不断取出了许许多多的玻璃碎片，说是邪魔已攻心，山神勒令我与“黛娜”立刻成亲，否则玻璃碎肠不容情。如何是好？